

台湾师范大学交流

2015-03-19 10:12:57

浅水区

昨晚与思彤去Legacy Taipei听我倾心已久的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十周年音乐会。能想象吗，台上依旧年轻的少男少女，已经默默玩世不恭地对独立音乐认真了十年，而我也参与到这漫漭时光中，高中时代加上大学，懵懂也清醒着，耳机里播着他们的歌，五年半的日光从不同形态的教室门口慢悠悠转走。台上蓝橘色灯光交错如梦境，温柔的音响、乐手们的沉醉姿态、怀旧的小情绪、低调的政治戏谑，文火慢炖到刚刚好。她唱，「我喜欢，九龙公园游泳池。」

高三那年他们出了这张专辑，我偷偷躲在被窝听着那些温柔的坚决的字句，想象在蓝色水体里潜游，小心动作着，站在瀑布之下「不再执著一些往事」，然后在八点毅然决然地离开，神伤而莫名。其实我小时候是会游泳的，但自从上初中就再也不曾去过泳池，想象中画面之源流，影视讯息多过记忆碎片。那也许是少年时代最为乾涩迅猛的一段日子，像是沿脊柱狠狠刮出一条绯红的痧，然后我就在那样酷烈的盛夏去了上海，读的是历史系。既为历史系之学子，我本性难移地抽着一切时间吞咽大量的小说和少量诗歌，再把份量配给于恋爱、写作、学术与ddl。奇怪的是，尽管我一直有再去游泳的打算，总会有许多事情令这个计划错失付诸实践的时机。今年夏末我来到台湾，来到师大，便在学习与游玩计划之外，更决意要在这一重重拾游泳的技能。初到师大的日子，暑气躁郁难耐，我和室友依然因为各种小小的惊喜乐得自在，草草抹上防晒霜四处游走。比如偶尔瞥见道旁椰子树下「小心椰子落叶，敬请快速通行」，是我不曾听闻的，来自某颗对生活温柔敏感之心的提醒；比如和室友远走高雄，站在细砂与海水的暖意中看着夕阳沉入云中；比如一个人去逛美术馆，回来时坐在捷运里，因「剧烈加速度」和山雨欲来的台风天而心有馀悸；比如蜗居图书馆赶暑期考察报告时，听见穹顶传来一阵连绵密集的衝击，惊觉那是对流天气的阵雨，就感到更加安静。在这里，我的官能时刻张大、警惕，不要错过对任何美好事物的经验过程，似乎这样，存在之根基便更为坚定。而天气冷暖更迭，我们的游玩之心日渐收敛。和室友从操场慢慢看过月食，慢慢往回踱步时经过游泳馆，我忽然撞上黑夜里一团稠密而熟悉的气息，才想起来时立下的要重拾泳技的雄心壮志。我深吸一口气，在心底说嘿，等着，我就来啦。

师大游泳馆的温水泳池，浅水区以黄色底标记，水体便是一种混沌不明的黄绿，深水区则是蓝底，显得晶莹可爱。我站在水边拉着思彤的手，泳镜里的世界染着模糊的蓝，使我感到紧张。这样的入水似乎有一种隐喻的仪式感，缀连起童年的断片，我又是那个第一次犹豫着走进水边的小女孩，准备着要学习，抑或寻回于母亲腹内海水中安稳呼吸的失传秘术。思彤是我在台湾结交的挚友，南大中文系的可爱女生，自告奋勇地当我的游泳教练，也是她帮我把一头乱髮别进泳帽，又帮我戴好泳镜，牵着我的手走到水池边。她说我们下去吧，声音温柔而分明。我攀着扶栏走入水中，温凉的水面在脖颈处挠痒痒。她让我先练习换气，把头沉下去。我一点点蹲下，水一点点没过耳朵，额头，再是头顶，感到隐秘的快乐。那个小女孩也曾经这样观察着水底生态，瓷砖，人身，发白的腿，一切都恰好嵌置于水波的格律，可是与她相比，现在的我已经粗笨许多，双手双腿如何摆放，怎样都叶不到正确的韵脚。好在思彤一直耐心教导，我终于也能摇晃着浮出水面换一口气，顺带灌一口水。第二次来，我已轻车熟路，似乎找到了换气的时机，抬头时不会再喝到水。在一些时刻，甚至可以感觉到水体重返了往昔的柔情把我托住。我想起那个小女孩因为想试试电视上演的溺水者从水底向上看的绝望，故意借栏杆把自己整个压下去，却感受到水体强大的浮力，手稍微松开就立刻浮起。而现在的我摸索着，像是与阔别多年的坏脾气老友小心翼翼地交谈，等我们重拾默契，她就会向我敞开心门，把那些记忆碎片缀连成一条长长的水纹。回到宿舍，我把泳衣浸在盆中，沾到一点微弱的泳池水汽，感到一阵轻轻的愉悦。张爱玲曾经写到对于“如匪浣衣”这句诗的体会，她诧异古人如何能点破她因阴雨天衣服堆在盆中发出淡淡气味而感到的快乐。我想起小时候一如半解地读她，那时还住在老房子里，我缩在椅子上，或是卧在床头，白炽灯下布帘的蓝绿纹理较封面的夜蓝，更有一种老旧的风情。水龙头哗哗吐水，我惊觉刚才那画面的漫患与遥远。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水下的官感正逐寸地，引我从记忆之藏府拾取失落已久的音符。史景迁先生曾撰述明朝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之时也传授着一种记忆秘术，将人的记忆安顿于悉心建制的宫殿里，以特殊关键词为锁钥，却使我畏于它的繁琐。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展览，席时斌「记忆之宫」，小小展室也极像迷宫，里面赫然存放着尖锐凌冽的金属马匹，形制纯粹而规整，全然不是我的记忆那种散漫。而最合我脑回路的，还是去年汉学家柯马丁教授来讲座时，用以描述上古历史编纂的「repertoire」，一个带有即兴意味的音乐术语，艺人掌握乐曲资源和编曲技术，头脑中之乐声与实际演奏之音响总有微妙的偏差。当我沉入水中，总会偶然记起一些似乎很少被记起的体验，远如小时候生鏽护窗的暗红的铁屑被风吹到窗台上，近如台北入冬的细雨把树叶擦亮如仲夏，大如薄暮时分的七星潭，我们站在石滩上面向一整个太平洋，小如避之不及的一层白浪渗过运动鞋，凉到了脚趾头，等等等等，像是从水中爬梳出来的一堆荒腔走板的乐句，头脑中乐声的断片因而得以衔接。在这小小的浅水区里，我一边重修着Marcel Mauss所谓身体技术，一边温习着细碎的记忆（池水让它们更加轻易地浮起），因此对它生出无限眷恋与归属感情。「基地」之于我，有归属的、遁藏的、心怀眷念的、「原乡」式的义涵。纵使西子湾的夕照与领事馆的夏夜使我心醉；宿喜小屋年轻的老板和老板娘待我们如家人；罗东至花莲的区间车窗窗外时不时露出开阔的水面，使我顿悟原来身在「千与千寻」涉海电车之中；海边着和服弹吉他的老伯伯唱日语歌特别好听，但这些都是过路的风景，而不是避风之港湾。而我身所在这方泳池，像是坐标轴上的原点，经由它可以通向记忆之疏鬆关节，风景或人事，一切皆贮藏此中。温凉的水流，可以是小时候那个游泳池，是家乡的湘水，是老上海的黄浦江，或是清水断崖，抑或太平洋，随你怎麼说它，也随你怎麼想。我依旧有些笨拙而感动地划着水，获得一种更加坚定的力量，思彤从我身边轻快掠过，此时的她也应该很快乐吧。我并不讳言自己念旧的陋习。看完My little airport的演出，我们回到宿舍，我坐在桌前把今晚的感动尽量全部记下直到凌晨两点。我想这些年来，我究竟成为了什麼样的人呢？我保持着与我爱的女孩们的联系，坚守单纯而正义的价值认同，不捨得丢掉用完的笔芯，坚持手写诗和小说，努力重拾泳技，总之，“我怕忘记从前各样琐碎”。所以你看，新鲜事物成为回忆是多麼容易，而喜新厌旧又是件多麼难的事儿。因此，我更加珍视当下这个美丽岛屿之上发生的种种。我在台湾写的一个短篇里，主角家明要搭下午两点四十五的飞机离开台湾，把他清晨起床、买早餐、出租车经过重庆南路的场景一一铺开，而我为这虚拟的预设感到无尽的不舍。也许记忆惯性所限，我注定会忘记一些迷人的经验，但这小小泳池例外。并且我不会忘记，第一次从泳池里攀着栏杆出来，双脚竟软绵绵地不会走路，于是思彤又一路牵着我，笑我这个傻瓜。